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六

起上章攝提格盡玄默  
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

是年二月  
方改元

春正月董瑋遣兵築七寨於

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先是董  
瑋在東

川與孟知祥鄰鎮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  
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

祥遣報使以修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闢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

呼到翻下同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

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

遷衛尉少卿同正

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

王澈為德化王

江州德化縣本漢尋陽縣宋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

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

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

史紀趙季良之言為董璋攻孟知祥張本都指

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

謀以宴日害知祥

先悉薦翻

知祥詰之無狀

無謀害之狀也詰去吉翻

丁

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胥斬之

校戶教翻都姓也春秋時

鄭大夫公孫闕字子都子孫以為氏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

去羌呂翻

獨詣仁罕

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

親附而服之

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

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

閬中

建節謂置保寧軍於閬州綿遂益兵謂武虔裕刺綿州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戌之事並見上卷上年

上

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

改元長興

鳳翔

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暉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

暉為宣武節度使

天成元年李從暉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主立

江都王璉為太子

璉立展翻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

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

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

上復以安義為昭義軍

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

卷一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

煩

中煩謂胃中煩熱

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

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

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

歐史曰德妃王氏邠州餅

家女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為梁將劉鄩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以告於帝而納之

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

戒

謂莊宗劉皇后也

妃由是怨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

以墳墓在中國

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也故云然

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

不及謝絕之

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

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為所窺

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

府廷

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而囚之府廷東川府廷也

宣武節度使符習

自恃宿將

符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於河上故自恃為耆宿

論議多抗安重誨

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戊

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初帝在真

定

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

誨

毆鳥翻

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

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謂不敢自暇也時從琦為

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

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河東當作

河中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

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

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

謂之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

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謂言受樞



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

溫訊其事

訊問也誘音酉

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

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

索蘇各翻姓也

步軍都指揮使藥彥

稠將兵討之

藥姓也漢有藥崧按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必非崧後

帝令彥稠

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

誨所構馳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

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薛史曰歸清化里第

辛亥索自通等

拔河中斬楊彥溫

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溫以滅口為潞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於水張本

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

不生致楊彥溫也

深責之

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

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

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

言二人為安重誨所使

二人惶恐而退

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

為小校

校戶教翻

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

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

上亦以此語激

安重誨處

昌呂翻

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

之上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

復扶又翻

丙辰以索

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伏

數上之

上時掌翻

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

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

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

後行

從珂居閑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

戊午帝加尊

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安重誨言昭義節度

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

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

見上卷天成三年

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

於劔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復扶又翻

孟知祥累表請

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

雲安縣漢巴郡朐腮縣地周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

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巡屬而所謂十三監

未知盡在何所

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六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

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董璋遣兵掠

遂閬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

有論奏

復扶又翻

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少詩沿翻

八月乙

未捧聖軍使李行德

按五代會要周應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據

順元年改龍武

此則是時先已有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

十將張

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

因天

成二年安重誨常有伐吳之議遂以是誣告之

又引占相者問命

相悉亮翻

帝以問

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

陛下勲舊耳

間古覓翻

重誨事陛下三十年

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

節度以安重誨為中門使至是纔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

幸而富貴何苦

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

君臣相泣

蓋是時安重誨之跡已危矣

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

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自宋熙寧以前三司

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

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

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

宣毀之已亥帥麾下入辭宣

帥讀曰率

因斬宣焚掠城郭帥

其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

使王巖將兵入海州

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

以巖為威衛大將軍

知海州傅拯綰之子也

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楊隆演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軍

其

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

間古覓翻使疏

吏翻輿執之以聞因求罷歸

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

知誥

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

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

言未盡行誅也

帝乃叔

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

厚為宋王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

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

謂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

屯

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

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

重誨為于偽翻

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

奇騎

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

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

又遣別將荀咸人將兵戍閬州

幾居豈翻

光業謂虔徽曰此

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

言不敢愛其死也

恐煩朝廷調

發

言恐須用兵調徒鈞翻

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



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

利帥李彥琦閬帥李

仁矩遂州夏魯奇

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

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蘓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

兵討兩川

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李

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

來吾無內顧之憂矣

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

知祥從之遣

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

數所具翻間古  
覓翻下無間同

引兵擊閬州

九域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里

庚午知

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

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

州

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

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

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安重誨久專

大權中外惡之者衆

惡鳥路翻

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

用事數短重誨於上

數所角翻

重誨內憂懼表解挽務上曰

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

謂李行德張儉也

卿何為爾

甲戌重誨復面奏曰

復扶又翻

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

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

種章勇翻

由臣才薄任重恐

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

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

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

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

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

時安重誨

兼中書令故稱之

宜解其樞務為便

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

趙鳳曰公失

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

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

啗徒濫翻

銳氣不可當宜深

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

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

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

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

之洪投諸厠

誘音酉

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樊

拔汝

行戶剛翻

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

董璋先為

汴富人李讓家僮

掃馬糞得嚮炙感恩無窮

嚮力充翻肉作片也炙之夜翻燔肉

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

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耻吾義士豈

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

寧為子偽翻

不能與人奴並

生璋怒然鑊於前

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

令壯士十人刳其

肉自啗之

刳消畦翻割也

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

衛厚給其家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

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

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

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唇亡齒寒已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

以天雄節度石

敬瑭為東川營都招討使

節度之下當有使字蜀本有使字

以夏魯奇

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

集州本漢宕渠縣字文周置集州隋廢為

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難江縣屬巴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

思恭輕

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

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

兼行營馬步都虞侯為伐蜀前鋒

漢主遣其將梁克

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唐

末

曲顥據交州至承美而敗

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冬十月癸巳李仁

罕圍遂州夏魯竒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

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

帥讀曰率環音宦

魯竒遣馬

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

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

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趣七喻

翻下同

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

比毗至翻

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自遁

利帥李彥琦帥所類

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北軍

終不能西救武信

武信軍遂州

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奔劔閣

非計也

處昌呂翻

欲遣兵三千助守劔門璋固辭曰此已有

備

為劔門失守張本

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

裴羽蓋冊

閩王延鈞者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

上表自訴

為于偽翻

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

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

年

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族誅董光業

以其父璋反也

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



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

武安節度使兼侍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

武為峽路行營招討使將水軍趣夔州

前蜀置鎮江軍於夔

州張武其舊帥也趣七喻翻

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

天成元年孟知

祥置左右飛棹六營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徧考隋唐地理志五

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

閬東畧九域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

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

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州必在遂合果三州

之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

嚴可求忠於徐氏者也徐

溫既卒可求相吳坐視徐知詢之  
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焉故也  
徐知誥以其長子大

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

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  
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十一月戊

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

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

百餘里降戶

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

江翻瀘音盧

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將

即亮翻趣七喻翻黔其今翻涪音浮

己巳楚王殷

卒年七十九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劔於祠堂曰違吾命者

戮之

為殷諸子爭國  
以至於亡張本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

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

用左傳語吾  
喪息浪翻

何備之有宜

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

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侯王思同

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

還襲劔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

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

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

今利州昭化縣南  
有白衛嶺與劔門

相接九域志劔州東北至劔門五十五里 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弘贇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

劔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劔門次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

叔下劔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昊蜀高祖實錄已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

後過從小劔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劔門打破關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軍據閣下營

又龐福誠謝鎰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曾下至劔州而乃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

寨十國紀年後蜀史壬申弘贇暉襲陷劔門癸酉攻焚劔州取糧還屯劔門已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祥命

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鎰屯閬州北來蘓寨間

劔門陷懼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間道先董璋至劔州壁于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

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帥數百人夜  
升北山顛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譟鎧命將士以弓弩短  
兵急擊之北軍驚擾弃戈甲而遁鎧追襲之北軍退保  
劔門十餘日不窺劔州按劔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  
八日劔門失守何得二十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  
錄十三日壬申為定若隔一日下至劔州則十五日甲  
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  
保劔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劔州李昊叙事甚詳無執劉  
太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劔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

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

已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  
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  
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

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

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

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劔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

又遣故蜀永平節度

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

防唐兵由鄧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

祥慮患之周

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

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

心乃奮

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係虜者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

得而

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

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劔州東南

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嶺側近立東巴州治

先是西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五

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

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  
柵守之度江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路合九  
域志蓬州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鎧戶盲翻

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劔州

始至

間古莧翻趣七喻翻下同

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

人謀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

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鎧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

急擊之

帥讀曰率操七刀翻

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

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劔門徑據  
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閬州奔還  
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  
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

吾事濟矣

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寬自言其料敵方畧此如碁工之說碁耳

官軍分道趣

文州將襲龍州

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

謂之左擔路鄧艾伐蜀所由之路也

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

頭太原沙延祚所敗

姓苑云沙姓神農夙沙氏之後此傳會之說耳

甲申張武



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

泰節度使楊漢賓奔黔南奔忠州

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

偓追至豐都

舊唐書地理志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

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

還取涪州

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涪音浮

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

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 丙戌馬

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

楚王建國見上卷天復成二年去羗呂翻

藩鎮之舊

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

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

五卷天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

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

島三百里北度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

東傍海濡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

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濡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

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

島千里至鴨淶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

羅王城自鴨淶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

十里至泊灼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都縣

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

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

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

考異曰寶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渤海代慕華

歸西樓欲立為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典兵柄不欲之

勃海遂自立為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惧

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  
冊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

十二月壬辰

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

後山

郭忱劔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邊山而立是州一逕坡陀中貫大溪太

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李肇王暉陳于

則劔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

河橋按劔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劔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當作石橋敬瑭引

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

甲待之予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

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

射之

射而亦翻

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

與伏兵合擊敗之

敗補邁翻

敬瑭還屯劔門

癸卯夔州奏

復取開州

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胸臆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

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為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

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

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石敬瑭征蜀

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

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

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

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匡國軍擢錢帛芻糧

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

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

北蒲

勝音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

側離力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西

智翻

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表謝遣還戍兵而已

遂劔之兵未嘗解也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

至劔州

復扶又翻下同

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

梟堅堯翻

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

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

長知兩翻而汝也

豈不愈於身首異

處乎

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在教中必異處也

既而知祥果

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劔門丙戌加高

從誨兼中書令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

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

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

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

館古玩翻

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

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

為于偽翻  
讒人謂李

行德張儉等

事見上年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

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

孟浪

遺唯李翻孟浪猶言  
張大而無拘束也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

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

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

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閭既陷糧運不

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

軍前謂趙廷隱李肇之軍

知祥匿其

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

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

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為敵人所窺

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安重誨至

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

劍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

壬辰昭武

節度使李彥琦弃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



趙廷隱為昭武留後

孟知祥遂得據漫天之險如其宿規矣

廷隱遣使密

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它日必

為公患因其至劔州勞軍請圖之

樂音洛勞力到翻

并兩川之

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

趙廷隱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

易地烏能當北兵就使殺董璋并兩川之衆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已量彼也

璋入

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難乃旦翻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

孟知祥得遂閬二鎮就以與其將故

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

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畧地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安重

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

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

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

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考趙鳳前後所言誠有黨安重誨之心明宗已累見

其情而趙鳳言之不已乃所以速其死也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劔州引還

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

戍果閬

果閬二州名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吳徐知誥欲

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

內樞使即內樞密使之職

齊丘自

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

宋齊丘本洪州進士

因入九華山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為九華

止于

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

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

宋齊觀

丘晚年之心迹則始焉之所為者皆偽也朝直遙翻

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

曰徵賢寺

更工衡翻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

雲安監

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

北三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

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

時置懷化軍於慎州瑞州

領遠來一縣慎州領逢龍一縣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

年以烏突汗達于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固部落置慎州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

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

擒惕隱見上卷天成三年

李仁罕至夔州

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

仁罕陷夔州

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

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

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

安重誨欲殺從珂事

見上元年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 壬申橫海節度使

同平章事孔循卒 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

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鄉日

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錢則前翻錢鏐致仕事見上 丁亥以太

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辛卯以王

德妃為淑妃 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陞德妃

為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

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

軍襲福州

帥讀曰率

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

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

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

幟昌志翻降戶江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登仁達

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

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

走

斛槩量之器十斗為斛舁音余又羊茹翻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

老兄再下

王延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

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

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為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從才用

翻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 己酉天雄節

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辛亥以朱

弘昭為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

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

慰吏民

為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

丁卯罷畝稅麴錢

計畝稅麴錢見

上卷天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

成三年

便之 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

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為樞密使懲安

重誨以剛愎得罪

愎蒲逼翻

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

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

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

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也索山客翻分

扶問翻

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

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勝音升

辛巳以

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昭武留

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



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

孟知祥量力而後動所以能跨有三蜀也

護國

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

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

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

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

搆于讒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

安崇

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

非渠意為人所使耳

渠猶言其也

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

夫音

扶復扶又翻

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

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

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

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宗贊等至

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惡鳥路翻帝遣詣河

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帝無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

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

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堦荅拜從璋奮槌

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槌殺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槌擊重誨于

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奏至已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

罪

間古莧翻離間事並見上

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

因邊彥溫所告

而誣之

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丙午帝遣

西川進奏官蘓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

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

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安重誨既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

丙子命諸

道均民田稅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

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薛史福州

城中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昶以為已應之于壇側以守元為宮主

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文傑

得行其姦妄矣史言閩政自是愈亂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

曰李贊華

是年三月慕華賜名今更賜姓

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

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名知詢入朝也

事見上卷

天成四年

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

知諫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往赴洪

州故相

遇于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

王於地下乎

先王謂徐溫也

辛丑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章

事

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

隼聳尹翻

內外無得更進馮道

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

武皇

晉王克用謚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

獸餘稼無幾

比必利翻幾居豈翻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

耳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

洋州

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蓋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

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

皆無恙

恙余亮翻

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

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

謂朝廷族誅其子董光業也

尚

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

邪由是復為怨敵

為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

乙未李仁罕自

夔州引兵還成都

孟知祥既盡得前蜀夔黔之土不復東畧

吳中書令徐

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

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

徐溫

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之政後徙金陵朝直遙翻

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

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

徐知

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因此移於李氏

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

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

張崇爵清河王

吳置德勝軍於廬州

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

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

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

器

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

每田

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

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

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

馬殷謚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

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

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

引讀曰勃臠黑角翻

也 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

晉阮籍任



情不羈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  
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  
性然不可何代無賢癸亥徐知誥至金陵昭武留  
以訓也

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劔州與牙

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

事見上年十一月

願以昭武讓肇知祥

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  
之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  
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  
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愛州

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

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

舊唐書地理志交州

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

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

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去年漢取

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

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為環州

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

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掠請發

兵擊之已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

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

党底朗翻

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

公主卒

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璦華長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長知兩翻

孟知祥

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

由成

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

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

江上表

上時掌翻

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

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

復扶又翻語牛倨翻

璋

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

將兵攻取壁州

舊唐書地理志壁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

置諾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治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曾口通江二縣

以絕

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

山後諸州謂巴蓬果等州

孟知祥謀於僚

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

軼徒結翻

公若不顧墳墓甥姪

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其甥姪時皆仕于朝

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李

良由是惡昊

惡鳥路翻

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

賣之

印賣九經始此

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

百人 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

府舍

作之於金陵府舍

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

談議時事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

說式芮翻

以主上加禮

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

復扶又翻

璋不從三月辛

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

詬古候翻又許

候翻

昊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

不通謀議猶今人言

不容商量也

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甲辰閩王延鈞

復位

王延鈞避位受錄見上年

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

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

仁孝有功孰不愛戴

天成三年錢鏐以兩鎮授傳瓘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傳瓘

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

鏐乃悉出印綬授傳瓘

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綬內

外城諸門及宮門契鑰也

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

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

事大而已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興自仆吾不問也

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

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

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

處昌呂翻

乃命主者更

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

子從者無得妄入

從才用翻

晝夜警衛未嘗休息

陸仁章雖不學而其

所為闇與趙熹合

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

至是傳瓘勞之

數所角翻勞力到翻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

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

先王謂鏐

傳瓘嘉歎久之傳

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

更工衡翻

以遺

命去國儀

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龍德三年

用藩鎮法除民田荒

絕者租稅

荒者有主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

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

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

殿丁練翻

以浙西營田副使沈

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

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

富陽後世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三里

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

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

惡烏路翻

一日諸將共詣

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

從才用翻

曰二將事先

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

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

錢氏本居臨安

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



外有上書告訐者

訐居謁翻

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

舍利惕隱皆契

丹管軍頭目之稱煎士力翻刺來達翻被擒見上卷天成三年

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

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

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上以問

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鄉助王都謀危

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

手足

喪息浪翻

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

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

陀人也

楊檀後改名光遠

上欲授李贇華以河南藩鎮羣臣

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贇華歸我吾

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

以贇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

為選于偽翻

贇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

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

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

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魯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贇華妻七細翻

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

或刀割火灼

好呼到翻刺七亦翻吮士  
究翻抉於穴翻刳頃哇翻

夏氏不忍其殘

奏離昏為尼

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

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

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

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

漢州訶之

訶古永翻  
又休正翻

璋入境破白楊林鎮

白楊林鎮當  
在漢州界上

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

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

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

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

此孫臏三馬之說也自古以來

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汜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畧皆不出此羸倫為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

翻衄女六翻

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

無謀

輕墟正翻

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

為于偽翻

辛巳以廷隱為

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

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

董璋書獨不及

李仁罕者

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

李肇嘗

與璋同禦

石敬瑭于劍州故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

嘗共事故不

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名已令來知

及遺唯季翻

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

力

呈翻下同

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

趙季良為節度副

間古覓翻

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

使故廷隱稱之

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

李肇時鎮利州

璋兵至

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

赤水在漢州東南

璋

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

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

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趣七喻翻

趙廷隱

陳於鎮北

陳讀曰陣下同

甲申遲明

遲直二翻

廷隱陳於雞蹤橋

薛史

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既敗知祥追之夕宿雒縣豈金鴈橋即雞蹤橋邪

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

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

諸葛武侯有功

於蜀蜀人所為立廟

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

曝步

木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

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

復扶又翻

當急擊之知

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

李瑋守雞蹤橋

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

皆為東川

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

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

箠止築翻

張公鐸帥衆大呼而

進

帥讀曰率呼火故翻

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

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

中都指揮使中

軍都指揮使也一本有軍字瓚公回翻

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

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

降戶江翻下同

復得潘仁嗣

復扶又翻

知

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

五侯津在漢州西南

東川馬步都指揮使

元瓌降

元瓌疑即前元瓚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中興馬步之異其字有瓌與瓚之異因再書

之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

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

宿維縣

自唐以來漢州治維縣知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維縣蓋漢州州宅為追兵剽掠不可居故

宿維縣廨舍也

命李昊草牒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

勞力到翻

且言將如梓州

如往

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



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命廷隱將兵攻梓

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

洪邁

曰唐節度帶檢校官其初只檢校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耳若唐末藩鎮固亦有加太師者唐自睿宗之末邊鎮置節度使如薛訥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愬之帥唐鄧隨以資淺帶散騎常侍耳洪說未為精當

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

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

帥讀曰率下同

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

稠使討亂兵稠引士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

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

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

李肇持兩端聞璋敗始斬其使

丙戌知祥入

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

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

十五里復扶又翻

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

舊唐書地理志玄武漢氏

道縣晉改曰玄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為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

趙廷隱帥東川

將吏來迎 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

楚鈔

交翻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

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

來趙廷隱迎于板橋

板橋在梓州東南

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

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

瘳丑留翻

丁酉入梓州戍

戍犒賞將士既罷

犒苦到翻

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

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

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

令故李仁罕稱之仁罕益先嘗領蜀州

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

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

皆兼領四鎮

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鎮

今二

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

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

更與趙僕射議之

趙僕射謂趙季良

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

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

少詩沼翻

乃遣

薊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薊刺自是數寇雲州

及振武

數所角翻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

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

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

監古銜翻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知

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

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

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

君為我曉廷隱

為于偽翻

復以閬州為保寧軍

董璋取閬州廢保寧軍今

孟知祥復以為節鎮以賞趙廷隱

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

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為

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

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

帥讀曰率

季良等又

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

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

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

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

興元之兵既不足以進取王思同之

才又不足以進取劉曄料魏之羣臣無能敵劉備孫權者所以重于用兵也

未幾

幾居

聞璋

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

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

何屈意之有

離間蓋指安重誨也孟知祥本有據蜀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亦必別求豐端而動

明宗蓋未能察見知祥之心術也間古覓翻

乃遣供奉官李存瓌

此供奉官乃殿頭供

奉官非禁中供奉官也

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

曰狐者言其依憑窟穴曰狼者言其

抗厲犯上

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

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

甥姪皆無他

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

之子知祥之甥也

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閩王延

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

為于偽翻

既為六十年天子

陳守

元此語見上年

後當如何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

當為大羅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

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

史言王延鈞之昏愚

始謀稱帝表朝

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

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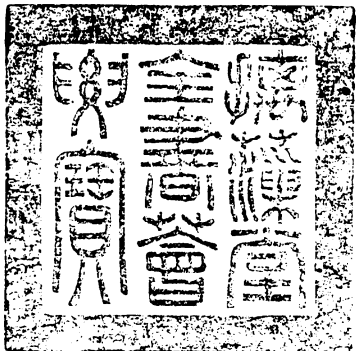
錢鏐卒于是年三月馬殷卒于去年十一月

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徐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七

起玄默執徐七月盡閏逢敦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

之

夏戶雅翻敗補邁翻

追至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

己丑加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庚寅李

存瓌至成都

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

孟知祥拜泣

受詔

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耶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

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

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為南嶽今瀟中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瀟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

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詮且袁翻

鎮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

乙未孟知祥遣

李存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

是年春正  
月主卒

自是復稱藩

復扶又翻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

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

廢武興

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

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

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

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八月庚申馬希

範至長沙辛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

季良等五留後草表

為于偽翻下同

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

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

比毗至翻

謂李仁罕克遂州即為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州也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

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郡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

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

史已下

更工衡翻

又表請以李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武泰留後

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鄴昭武留後李肇

初安重誨欲圖

兩川自知祥殺李嚴

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每除刺史皆以東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

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

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

州城魯奇蓋三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

及知祥克

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

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徐溫先已

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

徧抄楚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

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

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閭鄉其西山則易水所出

也歐史作鹽溝

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

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閭溝耳句奴須知閭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



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為閭溝縣而所謂古糧道稍通幽良鄉空城即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

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

縣而戍之

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

近州

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

通薊州運路

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

西至三河縣七十里

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

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

節度使兼侍中

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

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

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凡劔南自節度使刺史

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

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

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喜許記翻下同和戶卧翻頗自矜

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弃壬

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

義開益人智思

語牛倨翻  
思相吏翻

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

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刺泊

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

橫帳居捺刺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川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刺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

捺奴葛翻  
刺來達翻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

李金全先嘗鎮涇州

上不受曰卿在鎮為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為事

唐明宗雖出於

胡人斯言也君人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

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

故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

雉古侯翻殷王太戊

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

號高宗朝

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

懷晉

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為晉興應之

是

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

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

懼螽蟥賊傷稼不足懼

螽莫侯翻食根曰螽食節曰賊皆害稼者也

賢人藏匿

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譽音余

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

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

康澄

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

優詔獎之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

佻峻急

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視物佻土雕翻

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

朝政

復扶又翻

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

之

屬之欲翻

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

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

誅安重誨見上卷二年

王淑妃與宣

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

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

明宗諸子史皆不載

其母誰氏惟許王從益為王淑妃所子是時

尚幼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

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

事始見二百七十卷天成三年

從厚善以卑

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

見賢遍翻

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

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為副使是共事也

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

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

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

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

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

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為功耳帥所類翻下同敬瑭亦願行上即

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

復扶又翻

上乃以

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康義誠時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今召令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度事以代之未正授以旌節也

十一月辛巳以三

司使孟鵠為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

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

范延光相

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魏隣接言二人居鄉里時相與厚善

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

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

邊命趣議河東帥

趣讀曰促下同

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

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

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

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

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



步總管

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即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為寰州隸

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加兼侍中為石敬瑭以河

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

已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

使

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

知誥辭

丞相太師 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

敢南下而還

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沒越泊云借漠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遏

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代州人也

蔚州刺史張彥

起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

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蔚紆勿翻

石敬

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

事委知遠

為劉知遠為石敬瑭佐命又以是而基漢業張本

帑藏委瓌

帑它朗翻藏徂

浪翻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

衛使後唐遂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以朱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朱弘昭始

正授襄陽旌節

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

雍於翻

龜圖為

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  
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  
弘暉為思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  
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昭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  
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幾居豈翻漢諸  
王皆以州為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  
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歸義  
縣屬

涿州昫呼句  
翻又許羽翻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

真封宅蓋王  
延鈞未得國

之時所居也  
見賢遍翻

更命其宅曰龍躍宮

更工衡翻  
下史名同

遂詣寶皇

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

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

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

適至海門

海門即今福清縣  
之海門鎮是也

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

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

內差安

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  
而能粗安者以善鄰而然

二月戊申孟知

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孟知祥為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

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也疆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為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

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

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

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對

曰張義潮在河西

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

朝廷

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党

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

也 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

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

廷仍命以  
潭朗兩鎮

兼中書令

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

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

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

丹

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

丹尤為蘧括  
先悉薦翻

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

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

唐末以延

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

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

從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

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

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

難乃旦翻索葛部居振武

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

索葛府索葛村索蘓各翻

乙酉始下制除趙李良

等為五鎮節度使

孟知祥既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為之下制

丁亥敕

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

少詩照翻

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

延州延安郡

從命則有李從暉高允

韜富貴之福

李從暉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韜自鄜延徙安國

違命則有

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

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

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

趣之

曰趣讀促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

為于偽翻

宰相畏秦

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

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

瓚才早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郎

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

山陽魚崇遠為記室

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

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

瓚自以左遷

泣訴不得免

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用王傳

為左遷以職事有間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可以間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預



其禍求自脫耳

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璣獨從容規

諷

從千容翻

從榮不悅璣雖為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璣

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

偽翻勿為于

月聽一

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李彛超不奉詔

詔趣李彛超赴

延安而

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

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

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

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

屯蘆關

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

彛超遣

党項抄糧運及攻具

抄楚交翻

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

金明漢膚

施縣地後魏太平真君十二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  
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  
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  
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

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

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

為涇王

從子才用翻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

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

庫皮

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甲申帝暴得風疾庚

寅小愈見群臣於文明殿

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

壬

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夜舉火於城上及明

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内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

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

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

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群臣都人忙懼

忙許或勇翻

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

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

秋七月庚

辰帝力疾御廣壽殿

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

殿經焚不可不修蓋焚于同光之末也

人情始安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

赫連勃勃所築

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  
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

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  
南有亢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墉若新

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

斲株玉翻斲也

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

野抄掠糧餉

徭常羊翻羊音  
抄楚交翻

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

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

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

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

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

彝昌仁福

不欲失之叢爾孤城

叢祖外翻

勝之不武何足煩

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

偽翻為于

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

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

還從宣翻下同

其後

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

為援

除移謂除移它鎮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

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

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

與之連以邀賂遺

遺唯季翻

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

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

卒由是益驕

唐兵之驕始于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廣運之末契丹入汴晉兵有不得食者

矣

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

吳建武節度使元瓘自蘇州入見

元瓘即傳瓘元瓘嗣國兄弟名從傳者並

改為元吳越于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遍翻

元瓘以家人

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

也

元瓘讓位於元瓘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

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

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元瓘篤友悌之義元瓘知忠順

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已氏者矣

戊子閩主璘復位

王璘避位六十五日

特以厭地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

傑以聚斂求媚

喜許記翻斂力贍翻

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

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

斗火熨之

榜音彭捶止藥翻熨紆勿翻又紆胃翻

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

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

治直翻

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

叛奔吳

為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

帝以工部尚書盧

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

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

謂天王者

子也唐制真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作九旒九章之法服是為王矣所謂車服旌旗

皆擬王者是  
擬天子也

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

袞冕備儀衛詣驛

時館盧文紀等於成都驛舍

降階北面受冊升玉

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

王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

文紀簡求之孫

也

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鎮

戊申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

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

乙酉至戊申二十四日耳

由是用度益窘

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

事虧巨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



盛冀已復進用

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鳳薄其為人

以為太常少卿敕未出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

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

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

此唐宣宗

所謂若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之見也富有天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憫笑帝事太祖莊

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

榮見上

見賢遍翻

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

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

治直之翻

上曰羣臣所欲也從

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

我兵柄幽之東宮耳

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

延光等知上

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

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

時中書門下奏

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泐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索鍵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

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置按是時執政畏從榮崇秩太過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

名章

贇父璋事帝於潛躍為閭者

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

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

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

誤也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

五代會要

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

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潞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元衛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

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

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

丙

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為之

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

稱尺證翻

復召

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

昭復辭

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

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

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吏部侍郎張文寶

泛海使杭州

使疏吏翻

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

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

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

明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

州吳之靜海軍也

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王厚禮之資以

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

從才用翻  
為干偽翻

使於境

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

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

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庚子以前義成節

度使李贇華為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

去年以李  
贇華帥義

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為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為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為百勝節度贇華所領節抑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鎮州懷化軍為

昭化軍鎮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突厥降者抑以贊華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辛

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

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樂音洛

悉縱遣侍妓

妓渠綺翻

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

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

說式芮翻從才用翻勝音升

謀反坐誅連

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

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

七

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禁黨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

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代馮范

賁也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  
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  
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  
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

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帝以康義誠為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

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  
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



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

去年秋討李彝超昭者明其無

它雪者漂

壬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

難乃旦翻

十一

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

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叅決勿聽群小之言

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

遂相泣而別

語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

泣下

也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

延光言及之 庚辰改鎮州懷化軍

九域志鎮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

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鎮州懷化軍為昭化軍史于此蓋逸為昭化軍四字

置保順軍於洮州

領洮鄯等州

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洮

土刀翻

鄯音善

戊子帝疾復作

歐史戊子雪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復扶又翻

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

免俛音

王淑妃

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

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

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

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

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

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

而從榮

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

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  
天成三年人患不自知

耳既自知矣而與小人謀為  
自全之計此其所以敗也

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

以兵入侍先制權臣

權臣謂孟漢瓊  
朱弘昭馮贇等

辛卯從榮遣都押

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

帥讀  
曰率

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

於處鈞曰主上萬福

今人言起居無  
它者為萬福

王宜竭心忠孝不

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

愛家族邪何敢拒我

以參夷之罪臨  
之復扶又翻

二人患之入告王

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

康義誠時摠侍衛親軍言不得義誠與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

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不敢預議惟相公

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

對如初

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

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

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

是日

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

居興聖宮

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

公輩各有宗族

處事亦宜詳允

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使處鈞以前說臨馮贇

禍福在須臾耳

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

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

輕動此即義誠遣子事秦府之初計也

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

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

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

洛陽崇勲殿為中興殿萬春門為中興門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

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

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

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

種章勇翻

義誠未及對監

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監門監門衛將軍也  
端門宮城正南門

漢瓊

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

公謂康義

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

帥讀曰率下同

即入殿門弘

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

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

號戶刀翻

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

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

處昌呂翻勿

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

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

冒莫北翻

數脫吾於厄

數所角翻

從榮

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我固知

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

時從珂鎮鳳翔帝言欲召

之汝為我部閉諸門

為于偽翻下嘗為同

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

門

帥讀曰率下同

孟漢瓊被甲乘馬

被皮義翻

召馬軍都指揮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

胡床即今

之交床自晉人已來用之

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

端門

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從門隙中窺之見

朱洪實引騎兵北來

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

走白

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

甲在冑前者謂之掩心擐戶慣翻

坐

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

走歸河南府也

僚佐皆竄

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

安從益就斬之並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

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

馮朱謂馮贇朱弘昭晉周嵩謂王敦曰處仲狼抗無上

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

騎士射殺之

射而亦翻

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



蘇者再由是疾復劇

幾居依翻復扶又翻

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

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

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

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

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

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

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

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

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

說讀為悅

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詗在病告已半年

司徒詗其

先以官為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

宣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惡烏

路翻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

及今已誅王詹事矣

日景日之晷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其官也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

得入先政門

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為先政門

替等當如何任使而

吾輩猶有種乎

種章勇翻

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

從皆不問

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

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

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詔議高輦已伏誅丁

西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

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

說等八人並長流

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

河南巡官李澣江文

蔚等六人勒歸田里

蔚紆勿翻

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

推官郭晁並貶官

從榮判六軍諸衛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晁祖峻

翻澣回之族

曾孫也

李回唐武宗朝為宰相

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

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

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

上嗣言齒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

當勤修令德

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

戾太子乎

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謚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

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

交

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

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

六年

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

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為衆所推

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

在位年穀屢豐

屢力住翻

兵革罕用校於

五代粗為小康

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

辛丑宋王至洛陽

自魏州至

洛陽

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

好呼到翻

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

多姦臣非質諸鬼神

質正也

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

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昺

吳昺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

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

昺有疾文傑省之

省悉景翻

曰主上以公久疾

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

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昺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

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

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

卷三

以銅釘釘其腦

上釘如字下釘丁定翻

金椎擊之閩主以告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

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並其妻子誅之

吳勗歐史作吳英下遐稼翻治直吏翻

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

吳光

奔吳見上七月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

州信州在漢時其地界于豫章餘汗會稽太末二縣之間三國時為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

東陽鄱陽二郡陳改葛陽為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城

志信州南至建州  
四百里朝直遙翻

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癸

卯朔始發明宗喪

戊戌至癸卯六日始發喪亂故也

宗王即皇帝位

諱從

厚明宗第五子也

明宗殂四日而後宋王至至三日始發喪即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

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

唐制內職有六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

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郎也司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

王氏曰秦王為

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襦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

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

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

當時不辯為

之惜哉

為力于偽翻下同

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

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訶宮中事辛亥賜王氏

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

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

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

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

王淑妃由是故也詞

帝由是疑之

從榮已死往事何足復論況國難甫定人

火迴翻又休正翻疑心疑阻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

丙辰以天雄左都

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

磁音翻

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

為已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



雅素也

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如之

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

吏小人

朱弘昭馮贇先皆以胥史事明宗於潛躍遂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

其亂可坐

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

循漢晉喪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

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

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

治直吏翻斷丁亂翻

李愚私謂同列

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

敢應

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于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它歷翻

順化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

以吳越於台州置德

化節度槩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為本州

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珣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珣許亮翻

每請事於王府不獲

王府謂吳越國王府

輒上書悖慢

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嘗怒一吏置鐵牀炙

之

炙之石翻

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

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

造聽事

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

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

還錢塘幽于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閩王改福州為長

樂府

樂音洛

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

從才

用翻王仁達擒延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

惡鳥

路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

也

少詩照翻

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

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

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

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

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弃官為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

當讓希範也

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

從才用翻

希範多

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

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清泰元年

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

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

應順

取應天順人為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

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

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越

唐益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

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

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

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

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

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即位改左右羽林軍為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為捧聖按薛史

彥威崞人

崞音郭

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

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

度使兼侍中石敬瑭竝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

不受已丑改兼侍中

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

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甲午以鎮

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

私第於金陵

治直吏翻

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此吳

主楊溥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

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

少詩照翻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

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遙翻

明宗

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

省悉景翻

及明宗殂潞王辭

疾不來

以主少國疑也其相猜阻之迹見矣

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

潞王陰事

此小人之交關者迎合執政意嚮使疏吏翻伺相吏翻

時潞王長子重

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為亳

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

王由是疑懼

為潞王舉兵張本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漢末

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

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侯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

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三十里敗補邁

遂

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

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

驃騎

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途士卒  
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  
恐太后及福王繼鵬繼鵬閩主長子也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

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

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

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

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

礫郎擊翻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



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鬻食之

鬻力充翻

閩主亟遣赦

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檻車踈濶更為之

更工衡翻改也

形

如木匱攢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並誅盛韜

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薛文傑為姦者也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

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

吳尊楊行密廟號太祖

與臨川王濛素

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

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

王貞明五年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

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

進斬之

敗補邁翻  
重直龍翻

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

好于閩

好呼  
到翻

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

制誥陳又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

歷三鎮在幕府

帝以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徙鎮天雄

及即位

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踈朱馮恐帝舍

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又監之

監古  
銜翻

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皇后明宗  
曹皇后也

安遠節度使苻彥超

奴王希全任賀兒

任音  
壬

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

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

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遲晷刻者謂之急遞遞郵傳

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

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

之命名諸將有不從已者輒殺之已酉旦副使李端帥

州兵討誅之並其黨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

甲寅以王淑妃

為太妃

不曰尊而曰以史言閔帝之薄王淑妃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

帝已已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